

怀念——
记录、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

线索征集: E-mail: www.85193207@126.com
征集电话: (0531) 85193207

怀念

葱 香

一起吹牛的兄弟

□夏龙河

认识胡克江，是他来找我借钱。

他是被我的一个朋友领来的，显得很紧张，说，大哥，那个什么，你相信我，一个周内我一定还给您。

他给我的第一感觉有点不靠谱。

那是1998年，三千元钱说不多，说少也不少。我问他借钱做什么啊，他吞吞吐吐说了借钱的原因。原来是他的一个朋友想买一辆摩托车，钱不够，他拍着胸脯跟卖摩托车的担保说没事，他不还钱我还。结果，他的朋友真的没还人家卖摩托车的钱，玩人间蒸发了。卖摩托车的老板跟他要钱，催得急了，没办法，他只好到处借钱，替朋友还债。

胡克江没有食言，借钱的第六天，他就来还我钱了。我没想到他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还钱，就说，才这么几天，你哪儿来的钱啊，我也不急用，你先用着吧。

胡克江一听就急了，说，大哥，我不是没有钱，只是那几天没周转过来，现在我有钱了，放在家里也没用，真的。

还钱了不说，他非要请我吃饭。我百般推辞，他恼了，说，大哥，你别是瞧不起我吧？话说到这种程度，我就没法推辞了。

胡克江就这样野蛮地闯进了我的生活中。他是个非常讲义气的朋友，但是有一点不好，喜欢吹牛，因为这个性格，他吃了不少亏。一开始找我借钱，就是个例子。

胡克江的出生地是东北佳木斯，原名关晓刚，七岁那年随母亲改嫁，到了莱西。继父对他不错，可是他总觉得有些隔阂，加上性格的缘故，朋友很少，我几乎是他的唯一的好朋友。

我们认识后，他常来找我玩。我们都是穷人，哪怕他吹牛说他有个在台湾的大伯会给他在北京买套房子，也依然穷得常连买烟的钱都没有。

知道我喜欢喝茶，他就常买茶叶，然后打电话跟我说，大哥，我家有斤好茶叶，是我在市政府当办公室主任的同学送给我的，下午我拿去，咱喝茶哈。

我知道是他买的，但是都不忍心说穿。有一次他拿着半斤茶叶来，临走的时候连给摩托车加油的钱都没有了。而那斤茶叶他花了一百多，超市的标签还在上面新鲜着呢，他说是他爸爸的朋友给他的。还说，他最喜欢骑自行车。我给他钱加油，他不要，说自己又不是没有钱，他是有钱没有用啊，骑不到加油站了。说完，就骑着我的自行车走了。看着他努力蹬着自行车的样子，我心里非常难受。一直到今天，他的背影依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子里。

为了找个收入高的工作，他跑了很多地方，因为性格问题，大都工作不了很长时间。在服装厂上班的时候，他喜欢上了车间的一个女孩。约了人家吃饭，人家也不答应。为这个事，他苦恼了好长时间。那段时间，那个女孩成了他的唯一话题，连他在台湾的大伯都不提了。

他是真爱这个女工了。我说既然喜欢了，你最好找个介绍人。他一拍大腿说，是啊，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。

胡克江兴冲冲地给那女孩的车间班长打电话。班长很犹豫，说恐怕不行，她没做过这种事。

逝者档案



●姓名:胡克江
(原名关晓刚)
●终年:32岁
●籍贯:山东省莱西市日庄镇邹家庄村
●职业:水手

胡克江猛叫大姐，好话说了一箩筐，人家才答应说，我试试看吧。胡克江高兴得差点跳起高来，说大姐我这辈子的幸福就靠你了。

结果幸福靠大姐靠不住，人家女孩不同意。

胡克江很是沉沦了几天，几天后，他又兴奋了。他说他有办法了。他给那女孩写了封情书，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低，还让我给改了一个下午。

第二天下班的时候，胡克江把信塞进了女孩自行车前的车筐里。说，反正我给你了，你爱看不看。说完，就落荒而逃。结果，可想而知。

他再找人家女孩的时候，人家高低不理他了。我说我看这事够呛，你别费心思了。

胡克江表面上听我的话了，其实一直在找机会。爱情真的让他成了弱智。

在我们老家，正月初四是看丈母娘的日子。无论结婚与否，这一天，基本是到丈人家走亲戚。

胡克江也在这一天行动了。他家有苹果园，初四这天，他带着一筐苹果，到了女孩家。女孩的姐姐和姐夫也在，看到胡克江的这一行动，都惊呆了。人家一家人把他连人带车一起推了出来。

2006年夏天，我想给孩子转学。从一个不大好的乡镇学校，转到教学水平比较高的县城读书。我找了几个有能力办这个事的人，都说需要花钱，大约得四千元钱。

胡克江听说了这事后，说大哥这事交给我了，给我一千元钱，我保证办好。

我不相信他，我说，克江，这事不是儿戏，你侄子等着上学呢。

胡克江说，大哥，我知道你嫌我吹牛，你就相信我一回，弄

不好我还一分钱不用花呢。教育局局长我认识。不过，我办不了，他跟我大嫂子是亲戚，还到我大哥家吃过饭呢，我找我大嫂，我大嫂对我可好了，准行。

我大喜过望，给了他一千元钱，他还不要，说侄子的事，理应他花钱。我说别吹牛了，你哪里有钱？他才接了。

晚上，接到他的电话，说，他嫂子说了，这事没问题。

我说，钱够吗？

他说，够了，弄不好还不

用呢。胡克江把事办得很麻利，前后只用了一个星期，就把事办妥当了。我请胡克江喝酒，他喝多了，说大哥，咱哥俩不是亲兄弟，胜似亲兄弟。

我说是。他说：大哥，别人都瞧不起我，就你把我当人。

我说：别胡说了，没有人瞧不起你。

不久，胡克江办了个水手证，在青岛港跟船清理淤泥。

有一次，他大嫂来取他放在我家的东西，说起了胡克江。我感谢她帮忙给小孩转学，她说别谢我啊，我跟我那表兄一年多不上门了，我没帮上忙，都是胡克江自己弄的。他为那事找了不少人。

他大嫂走后，我就打电话给胡克江，问他，孩子转学的事你找谁办的啊？

他嘴硬，说，找我大嫂啊。

我问他，你花了多少钱？

他说，那一千都花了，没剩。

我急了，说，你胡扯，你给我说实话，到底找谁办的？

他怔了一会儿，才说，大哥，你别生气，我找我大哥的朋友帮的忙，没用我大嫂。

我说，花了多少钱，你给我说实话。

他说，一千啊。

我问他，真的？

他说，真的，那伙计关系特硬，就请人家吃了顿饭。

我不相信他。后来我听给他办这事的他大哥的朋友说，为那事他花了四千多，也就是说，他自己垫上了三千。

2009年的秋天，他打电话给我说，大哥，我下午回家，晚上咱喝酒，我弄了好条鱼呢。

那天我在外地，就把喝酒的日子订在了第二天晚上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打电话给他，是他二哥接的电话。他说，胡克江昨天晚上死了。

我不信，昨天还打过电话给我，怎么就死了呢？

第二天晚上他心情不好，喝多了酒，骑着摩托车撞在了路边的树上，当场就完了。

邀请我喝酒的话还在耳边回响，人怎么就没了呢？我已经习惯了他没有恶意的大话，也习惯了偶尔跟他一起吹吹牛，习惯了他看到我那种由衷的高兴，我的兄弟怎么就没了呢？

我不信，打车直奔火葬场。在那里，我看到哭得躺在地上的他的母亲，木头人一样的他的妻子，和他不到一岁的儿子。

这么多亲人都在，兄弟，你真狠心走了吗？我泪如雨下。我的兄弟，是真的走了啊。

几年了，我常常想起他，想起那个想证明自己的好朋友，其实，何必必要别人证明呢？热情，仗义，敢作敢为，他已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。兄弟，此生我为有你这样的朋友而荣幸。

□明东

我所在的这个山西小城，有一条拥挤的街道，街道两边像是个集贸市场，市场深处有一个小小的位置，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专卖馅饼和葱花油饼。

是一对中年夫妻，老家是安徽。油饼做得好吃，现场做，揉面，摊薄，抹上油，洒上葱花和盐。将面饼卷起，变成条状，两头对折，拧成麻花，再盘成一团。最后擀成圆饼，用竹片挑起来，铺到已经烧热的、抹上油的平底锅里。烙一阵子，用竹片转动，戳出窟窿，透出热气。再烙一阵子，抹上油，翻过来。上面的那一层，已经是诱人的金黄，也飘散出浓郁的葱香。

我常常去那里买。

山东人在山西，不太习惯当地的面食，也不太习惯当地的饭馆。在济南呆久了，总是在对比，总感觉这个山西小城的吃食，都过于简单和粗劣，口味也不适应。单位有食堂，饭菜有许多山东的影子，质量很好，却不适合经年累月地吃。多是在家自己做，时间长了，也会腻烦。比较麻烦的时候，就到外面买一点现成的，自己在家做个汤，煮点粥，配着吃。

所以，我常常去那里，买这对夫妻的葱花油饼。

这样的东西，符合来自鲁东南一带山东人的口味，与当地的吃食有些不同。

去买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当面要、现场做，看着放心，也可以当面指导，让他们按自己的要求去做，这样，就有了如同自己亲自做，又不用亲自去忙活的感觉。

他俩常常是沉默的，很少抬头说话。我指点他们，少放油，多烙一会儿，要熟透，馅馅要特别脆，硬才好。做好，不要急于装进

□杨朝竹

深夜，我坐在古迹狗跑泉的一隅，望着天上的繁星，不由地想起遁入天堂的大哥来。

大哥走时，也是在有着这么多星星的深夜。

他没有和亲朋好友告别，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。大哥走得痛苦，胆管癌扩散，等我从老家拉“送老的衣服”回到医院时，大夫说他已没造血功能，输血已毫无意义。我木然地听着，没有反应，没有流泪。只希望大哥离去的道路平坦，不要再穿越荆棘和沼泽。大哥比我年长一句。为挣工分，13岁他就成为生产队里的一员，到18岁当兵时，大哥的农活已做得像模像样。在部队7年，大哥经常给家里邮寄包裹……

1976年初冬，大哥凭借在部队自学的美术特长，退伍后到公社电影队当了名放映员。那个年代，到村里放电影，得推着发电机，放映机，有时要走数十里的山路，埋杆子，挂银幕，件件都得出力，但放映前先放他的幻灯片作品，大哥就觉得值。

那时，大哥刚结婚，一大家人住一个院，往往一点小事生出些摩擦，父亲就借着这些由头骂大哥一阵子。获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，大哥借来相关书籍，把自己关在屋里生啃知识。

天道酬勤。大哥如愿考取了临沂师范学院，在左邻右舍祝贺的酒桌上，他竟好长时间没有说出一句话来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大哥由县城调回家乡中学。早出晚归，日子过得滋润。大哥好客，他的家是在外哥们儿的集结地。

大哥每逢到县上办事，大多会到我家，人没进门就说“来找顿饭吃”！我心里明白，这是大哥借引子来和我拉呱，说说话。大哥不抽烟，再好的酒，也就三两盅，

袋子，要晾一阵，撑起来，免得哈了热气，变得软塌塌的不好吃。每次去买，都反复啰嗦几遍，最后才付钱走人。他们不烦，低头按要求去做。特别是少放油的要求，他俩特别喜欢，大概是因为可以减少成本。也可能，正是因为这个特别可人的要求，他俩才愿意接受我其他的指挥。

他们俩，跟当地人没有什么不同。女人稍胖一些，圆脸，长相普通。男人比较清瘦，多少有一些异于这个气味混杂的集贸市场的气质。一开始，因为会做葱花油饼的缘故，我就怀疑他们不是当地人。终于忍不住，问他们是哪里人，回答是安徽。我主动说自己是山东来的，他们淡然说，哦，我们那地方，与山东和河南搭界。我再问，为什么要来这里呢？他俩却不再说话。偶然间，似乎对望了一眼，眼神有些恍惚，却不再说话。

也许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。我自己，为什么也来到这里呢？当然没必要跟任何人去说明。他们，同样也是。

周末那天，又去那里。这次很多人在排队，等着出锅。只有女人自己在忙，男人没有出现。她依然不瘟不火，做好一个，卖掉一个，轮到我了，还没有开口，她就说，知道了，少放油，熟透，给你晾好。

怎么你自己在忙，他去哪里了？

打麻将去了。当地人打麻将成风。这么说，这个安徽来的男人，这个会做当地不太多见的面食的男人，也快要融入这个地方了。

还记得，这个男人，曾经一边烙饼，一边喝啤酒。做好饼，放进锅里，等待烙熟的空闲里，他会找出酒，喝一点。

没有下酒菜，只是闻着那葱香。

大哥曾是放映员

饭菜好孬，只吃个八成饱。

父亲晚年，特别是偏瘫近三年的时间里，大哥为让我们安心工作，承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，上班前给父亲翻身，铺换垫布，下班回到家，先做的事是更换父亲尿过的褥子。再忙再累，大哥每天都重复这些事。有时，姊妹们在家，他也不让我们插手。

在县城住院时，正值核桃上市，隔二岔五大哥就会来家走走，我家属就用房门给他挤核桃吃。当大哥了解这样做是怕砸核桃声影响邻居后，再来家时，就买来一个专用核桃夹子。大哥的心细，着实让我自惭形秽。

心中挥之不去的是大哥那慢声细语，他那所到之处营造出的温馨。每每回到家，他总是沏上一壶茶，边喝边说些村里的趣事，或是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。看着大哥花白的两鬓，想起大哥走过的路，遇到的事，才会懂得什么是宽容、忍让。多少年来，这些印记已成了我回老家的理由，有时候口里叫不出，但在心底里我早把大哥当作父亲来看待、来敬重。

58岁，大哥还没有退休就走完了自己的一生。

大哥走后的冬天，怀念他的微博出现在网络上。我知道是他的学生们——那些生活在外地青年人的心声。其实，大哥在济南住院期间，村里老妪们就张罗着给大哥求寿……能享受这种礼遇，何其不易。

眨眼，两个年头过去了。我仍每天在大哥生前想来写生的古迹狗跑泉穿梭着。狗跑泉，因两只看家犬为救醉卧山火中的主人，用爪子刨累死而得名，更刨了教人忠、教人孝、教人仁、教人善的朴素道理……想来大哥来此写生的夙愿，大概就是冲着这重情重义的故事而衍生的。每每看到这汪清泉，我就会想到大哥专注的眼神，洞悉时事的智慧与孩童般的纯真，给我一分平和宁静。

投稿信箱: www.3207@163.com

人间